



冰点特稿第1296期

微短剧等不及一秒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王雪儿 文并摄影记者 从玉华

横店扑来一批批“微短剧”的外乡客。在这里，每周有近百个小程序剧组开工，有人拉着“充值过亿”的横幅。

制片人张扬半年前来到横店，3个月做了十几部微短剧，“不眠不休”。剧组里日常谈论着“微短剧”缔造的财富神话，身边人又做出了新爆款，4小时充值过千万。

这种“微短剧”被称为视频化的“爽文”，要跳转到平台的小程序上看，前几集免费，之后按集付费或充值会员，也被称作“小程序剧”。

小程序剧《无双》投入50万元，8天“充值破亿”。拿来作对比的，是投入10亿元的大荧幕电影《封神》，与《无双》几乎同期上映，在8天这个时间节点上，票房成绩为6.25亿，算下来还没有回本。

这些微短剧的题材覆盖复仇、甜宠、逆袭，拍它的人想用最少的钱给观众“造”最直接的梦。

1

在成为一名小程序编剧之前，林花子已经失业半年了。

2022年末，她刚刚辞职，有人找到林花子做短剧，拿来作范例的是一部农村婆媳题材的剧。“整部剧大吵大闹，特别low。”林花子说，“我哪天写这种剧就完蛋了。”

4个月过去了，林花子的简历仍然挂在招聘网站上无人问津，她又翻出那个小程序剧，“已经没有我第一次看时那么难看了，想着咬咬牙，接个活儿”。

很快，她入职了一家上市公司，这家公司给小程序剧组组建的团队并不算大——两个编剧，两个制片人。他们的目标是在2023年年末实现整个平台充值3500万元的目标，如果完不成，整个部门都有被拿掉的风险。

林花子编剧的“女频”剧本，内容以甜宠和虐恋为主，“霸道总裁永不过时”。后来，公司转了战略，集中力量做“男频”剧。她用两个词概括男频剧的核心——“吹嘘+打脸”，“先把男主踩到土里去，用最不堪的词汇和情节侮辱他，打压他，再揭晓男主的身份其实至高无上”。

比如，在写某部男主身份揭秘的情节时，“听说王要现身，最富权贵的四大总督接到电话，就立马从不同的地方赶去见男主”。

林花子的公司组织编剧学习过小程序短剧的用户画像——男性占多数，中年人，喜欢土嗨；而其中的女性用户居住地以三四线城市为主，对“虐恋”的偏好更显著。

林花子说，了解用户的偏好没有直接洗稿一部爆款效率更高。一个月就可以生产一部100集的剧本，小程序剧自有一套爆款公式，1集500至700字，包含两个情节一次反转，一集的末尾一定要留一个“钩子”，勾着观众去看下一集。

“钩子”只为付费服务，“观众付费下一集后，发现是虚晃一场，身份没有揭晓，反派没有被打脸，又继续拉扯半天，直到下一个付费卡点”。

有数据表明，截至2023年11月，国内约有4000多部微短剧备案，短剧市场日均流水达到8000万元。

现在，收一个剧本的价格是1.5万元左右，比2023年中翻了一倍多，林花子常觉得这个行业像被按下了加速键——剧作不断地迭代，规范不断明晰，前一天老板还在考量放下身段和“擦边”团队合作，第二天大量“擦边”微短剧就被下架。

“蛮焦虑的，我们准备一个剧本，可能过一个月，还没做完后期，就要被市场淘汰了，这太恐怖了。”她说。

2

横店这座小镇曾经为一部电影造一个城池，见证了各代帝王将相的荣辱，无数史诗级战争的发生，于是古代与现代，宫阙与快餐酒店，汉服与超短裙等对立统一地存在于这片土地。

时间被抽离，但时间又是可计量的商品。片场计时收费，演员计时收费，器材计时收费，算着成本，100集的微短剧5天也是可以拍完的，虽然几年前，一个剧组扎在横店的时间单位可能以年月计算。

不论从哪个维度上说，在横店，时间都可以被无限压缩。

拍短剧的人几乎都见过凌晨4点的横店。制片人葛敬倚在户外折叠椅上，把头埋进羽绒服的领口，在片场查着脑袋就睡着了，身边散落着被捏扁的“红牛”易拉罐。前一夜夜里3:50才收工，因为要拍外景，剧组30多人，当天早上7点就赶着“天光”全员开工了。小程序剧组很少用大场面，甚至很少拍外景戏，因为天光不会一直都在。而在室内，他们用两盏大灯照亮演员就可以。

演员没有时间背词，执行导演演念一句，演员跟着说一句，没有大问题的情况下，拍摄一条就“过”。

5公里以外的片场里，一部由当红偶像主演的古装大剧剧组正在拍摄，这里是另外一番景象。用吊车高高吊起的大灯是“片场”的太阳，除了巨大的主光照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小灯光辅助，制造气氛，有了这些灯，即使在阴雨天，灯光师仍然能打出阳光普照的场景。

这是一个庞大的剧组，光是装群众演员的大巴车就驶进片场好几辆，甚至有专门的场务在门口盯梢，防止粉丝悄悄混进来，十几辆剧组的大卡车停靠在仿古建筑的旁边。

车辆驶入，扬起尘土，带着油漆和沙子的味道，是道具师最熟悉的味道。老张已经开滴滴一年多，他手艺出众，古装剧里各种精致复杂的灯具、饰品他都能做得了，离开这一行是因为横店没那



横店短剧拍摄现场。



在横店演员工会服务部前，群众演员准备乘车前往片场拍摄夜戏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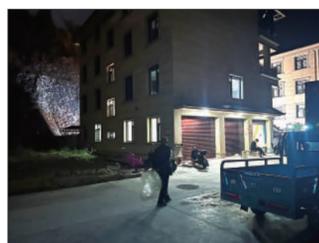
横店群众演员在等候。



横店出海短剧拍摄现场，外籍演员在监视器前看回放。



凌晨2:00，小程序剧组片场仍亮着灯。



入夜后，小程序剧组片场仍在工作中。



村民将自住房屋改为KTV场景，供剧组拍摄使用。

么需要他了，小程序剧组不需要技术精湛的道具师，他们想要的道具可以直接从店里租，反正时代是“架空虚构”的。

对于葛敬来说，道具是必须舍弃的“细节”。她曾经合作过一个剧组，一天要拍14.5页剧本，59场戏，其中还包括3场“火场戏”，需要洒水车随时待命。葛敬做了一个简单的换算，“一部时长90分钟的标准电影，一般由110场戏构成。”

剧组拼了命压缩工作时间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实在是因为成本有限——定好了拍5天，1天都不能多。不只是成本的问题，剧组成员很有可能无缝衔接进入下一个剧组。

葛敬记得，2022年年末，有人找她10万元拍两部剧，成本是现在的1/6，为了省钱，她想了个“套戏”的办法，两部剧分别租了一个片场的上下楼，“一组的一人可以到二组来演男二，男二可以到二组来演男一，演员、服装、道具全部一起用。”通告表上一共有30场戏，15场是一部剧，剩下的是另外一部剧。

因为拍摄周期紧张，小程序剧的拍摄周期容不得一点意外。

林花子在横店跟过组，她开玩笑说，就像跟着“一支”草台班子”。

流感高峰期时，高强度工作的演员们也中招了，拍到第二天的时候，反派一号发烧严重，导致气喘，不得不去就医，但紧张的周期等不了他。林花子和导演商量着现场改剧本——把反派一号“写死”之后，为他创造了一个哥哥，借着为弟弟复仇的名义，继续做“坏事”。

反派一号忍着难受演完了自己被“捶死”的那出戏，“他捂着胸口倒下吐血的样子又惨又好笑”。

接续出演反派一号哥哥的是这个剧组的副导演，“基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去客串过群演”。实在缺人的时候，武术指导亲自上场代替迟到的演员出演。当他换上一件属于女生的红肚兜，出现在硬汉“决斗”现场的时候，剧组里所有人都笑了一——服化拿错了衣服，武术指导也没有发现，“高强度的工作下，大家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了”。

3

李建20多岁的时候，没有事做，父母就找了关系让他去剧组里开车，10年之后，他把自己开成了横店的外联制片，专门为剧组联络周边的拍摄场地。

老张记得，最鼎盛的时候，横店同时有近百个剧组在拍戏，道具师们聚在一起比哪位导演的要求更高，有时候雕个灯就要一个把月，《琅琊榜》第一部他进组跟了一年多，“但是现在，拍摄时长五六个月的剧就算投入大的了”。

李建发现，现在制片人只有看到实实在在的投入，“一次性付款”才敢搭班子建组。如今，街旁“关门”的影视公司愈来愈多。

小程序剧就是诞生于这样的环境中。李建回忆2021年左右，横店没什么活儿，一些人开始拿手机拍摄短视频，粗糙且投入低。

很快，微短剧占据了影视圈的风口，横

店跌到低谷的房价和物价迅猛地上涨起来，有人笑称横店成了竖店。

“拍戏的外乡客们又都回来了。”村里的阿姨不晓得外面在拍什么戏，她半夜被剧组惊醒时，觉得这些人越来越拼了，凌晨3点钟还在干。直到家里的年轻人告诉她，她爱看的那些竖屏短剧就源自街对面片场里的外乡人。

影视公司又开起来了，横店的街边有了新的门面，有的甚至还没有开始粉刷墙面就接活儿了。还有的人到横店找工作，报到时却发现，公司连门面都还没有租好，老板说：“先开会，找项目。”

据艾媒数据，2023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373.9亿元，并预测2027年将达到1000亿元。从猫眼数据来看，截止到11月13日，2023年华语电影票房刚刚突破了500亿。影视人紧紧地抓着这个“暖风口”。

过去，横店弥漫着明星梦，群演总觉得自己会是下一个王宝强。现在，“群演”摇身一变成了小程序短剧的制片人和导演。门槛低了，成本小了，越来越多的人涌入这个看似赚钱的行情，憧憬暴富。

导演王旭辉把拍小程序剧叫“下海”。他在海外学电影，回国后从纪录片干起，第一次筹拍的电影项目因资金断投亏了几十万元。在王旭辉的计划里，干完这几个项目，还了钱，翻了盘就收手。

他常常坐在监视器前，强迫自己打起精神，提高专注力，在准确的时间节点喊“卡”，在剧组同事的眼里，王旭辉是一个温吞的导演，从不发脾气。“没必要”“较真”，剧情反转到最后，编剧自己都写忘剧情了。”他无奈地说。剧作的问题，导演没法“逆天改命”，他只能在片场尽量删去一些逻辑硬伤和过分夸张的台词，但随意的改动却可能招来小程序平台方的怨言。

小程序剧给了横店年轻演员出头的机会，现在爆款剧主演的日薪可以达到七八千元，有演员说，“比起演烂剧，不被看到才是最可怕的”。

在一部男频剧的拍摄现场，男主角与反派一号“飙戏”，两人每一次走戏都会拿出最饱满的情绪，“没关系，真的扇巴掌就行”，拳拳到肉的打戏，反派一号每次被推倒都狠狠地摔到地上，每拍一个镜头都会凑到监视器旁回看，精益求精。

精雕细琢的结果是一场戏拍了一下午，收工的时间遥遥无期。

“如果我是那部剧的导演可能已经要崩溃了，超支的成本谁来付？”李韵铭拍过爆款剧，见过认真的演员，也见过“认命”的演员。

他最怕认真的演员问自己：“导演，这个人合逻辑，得改改。”

小程序剧要表演情绪“外露”“夸张”“直接”，李韵铭有的时候很佩服短剧演员，“我没办法做到瞬间的情绪迸发和转化。”

在流水线的拍摄片场，一些演员选择做了“认命”，他们不再追究角色的行为逻辑，因为没有结果。

“头一天刚从别的组杀青，连剧本都没看过，都不知道剧情讲啥，摘一段就演。”李韵铭说这样“认命”的演员反倒是好事，“我不需要再多花时间和他沟通”。

4

做了多年道具后来改行开滴滴的老张也说不清楚，从什么时候开始横店变得不一样了。

他听长期驻守在横店的粉丝说，有剧组专门雇他们去拍摄剧照照片，发到社交平台上，制造话题，提前为剧集造势，积累流量。宣传的价值似乎重要过打磨一件精致的道具。

一批又一批他叫不上名字的年轻演员来到横店，又迅速地离开，他诧异于如今演员“花期”的短暂。

在横店那条被笑称的“解放天性街”上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越来越多的人架起了手机，从直播唱歌到跳舞PK。最近，有人在寒风中做“甩头”主播，“就像把脑袋放进洗衣机一样甩，为了吸引流量”。

小程序短剧面对的确实可以称得上是一个“流量市场”，在这条生产链路上的每一个主体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，“投流”是这类短剧走向“爆款”最重要的环节。

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教授周逸把“小程序短剧平台”看作贯穿一整条生产链路的“核心玩家”，他们搭建小程序，上线播出微短剧，起到播放平台的作用。

平台拿着剧本自组团队或寻找制作方拍摄，出片后上线播出，通过各种渠道投流，引导消费者在小程序平台付费观看，实现营收。

在中国的互联网视频的发展史上，短剧并不新鲜，但今天的小程序短剧和过去的短剧最大的区别在驱动用户付费。“流量短剧挺残酷的，用户那一秒钟就要决定要不要花这笔钱。”

一部短剧成为爆款的机会只有48小时，小程序平台会“试投流”，只有ROI(投入产出比)达到110%的剧才能获得持续投流的机会，如果数据上不来，平台就会立刻放弃。

在这样的商业模式之下，用什么样的片段投流才能吸引观众把观看转化为购买？小程序平台想到的方式是“猎奇”，李韵铭说：“把一些平常观众看不到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看”。

李韵铭做过一部剧，其中的一个情节是抽女主的骨髓移植给女二，过去没有一部电视剧展现了抽的过程。李韵铭求助小程序平台方视频资料，对方回复“不用啊，你就拿一根这么长的针管抽吧。”李韵铭张牙开双臂，比画针管的长度，他质疑平台方：“硬抽吗？不消毒啊？”

“你那那些细节干吗啊？”

这个极其夸张的片段拍出来之后被平台方拿作投流素材，“果然爆了”。但李韵铭也无比地确定，这就是未来会被监管的部分。

他支持国家宏观地去调整整个市场，“我觉得一部分影视人是没有底线的，为了流量，他们会拍三级片，甚至更严重”。

“几秒钟”的停顿时间在短剧里算得上“漫长”，在流量的世界里，情绪的抒发，观众的“爽感”，等不及一秒空档。

现在，横店最缺的就是短剧的剪辑师，

被关在机房里的后期人员收入越来越多，头发却一把一把地掉，“除了强度大，还得忍受剧情”。一些女性剪辑师因为难以忍受部分题材，坚决提出辞职，“造梦人不仅不信梦，还觉得自己在遭受精神虐待”。

横店影视城的起点在广州街。1995年，谢晋想拍香港回归献礼大片《鸦片战争》，在全国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取景，最终才定下了横店。横店所在的东阳，正是盛产工匠的木雕之乡，不愁人力。上百个工程队同时开工，半年后，广州街建成。

1997年，陈凯歌要拍《荆轲刺秦王》，横店再一次抓住了机会——“秦王宫”拔地而起。创造了海外票房神话的电影《英雄》，取景地之一也在“秦王宫”。

20多年以后，横店的老百姓也抓住了这波流量的机会。他们把自己的三层小楼装修得极尽奢华，像极了“霸道总裁”的住所，开始接剧组，拍戏，这种后改的自住小楼“商住两用”，价格是专业片场的一半。

王阿婆家是村子里第一个接待剧组的，2022年中旬的时候，有直播带货的人看中了房间的装修，想租用房子当场景。年末，找来的微短剧组多了，王阿婆干脆全做剧组了租房。

一天2000块，多用一个房间就多加一点钱。入秋以来，王阿婆的房子一边拍着戏，一边接待着来看景的剧组。王阿婆的儿子在镇上上班，月收入不过几千块，阿婆几天就赚回来了。

后来，邻居效仿她也开始装修房子，当片场，有的年轻人甚至把卧室改成了KTV，致力于给剧组提供更加多元的选择，墙壁上贴着“祝老板们充值过亿”的告示。不过也有村民不愿意折腾：“等我装好，流行就过去了。”

5

在杀青宴上，李韵铭接到了先前演员的电话，对方希望在宣传时把自己名字全部更改掉，“那人还是你这个人啊。”李韵铭有些不解，对方解释“害怕以后的演艺事业受影响”。

李韵铭答应了他，“这不是什么大事。”“当这个行业处于万物之初混沌的状态，从业者耻于指名道姓，尚未建立起专业伦理和职业荣誉感的时候，这个行业只有具体的人的，只有流量，只有钱，只有爽。”周逸把如此发展下去的小程序剧市场比作一个名利场或者赌场，“我就投50万元，说不定火了我就能挣2000万元。”

观众需要审视和培养，他们看过优秀的作品后，才能提高自己的审美，“但是要求一位货车司机花1小时看一部文艺片，这不现实。”李韵铭说，很多群体他们只有碎片的时间娱乐，需要一瞬间的刺激释放自己的情绪。“面对下沉市场的受众，这是现实。而我们作为影视创作者，不该一边嫌弃，一边还赚着他们的钱。”

“用户不一定分上下，我们好像预设了一个前提，人们私下里都喜欢看一些比较粗俗的东西，但人的需求本来就是多边形的。”周逸做了一个比喻：“这和当年英国绅士明面都看《金融时报》，私下都看《太阳

报》是一样的。”

他认为，短剧作为一个生态级别的内容，从产品战略方向的角度出发，它应该能更多地满足不同的需求，而不仅仅是靠“爽”。如果小程序短剧就像这个时代的多巴胺，爽了就代谢，那它的替代品有很多——在网上找“爽感”难度并不大。

不是所有内容用户都心甘情愿付费，对于这种小程序剧，他们常见的观看模式是在各种平台上东搜西找，把能看到的剧集看完就算了。但是有些用户却愿意为一部电影走进影院，比如为《狂飙》充值视频网站的会员。

“我看《狂飙》，看的是张颂文，他演什么剧我都会去看。”周逸说，无论是行业的历史，演员的历史，还是导演的历史，影视剧这个行业是有时间和记忆的。“它和观众像有一种交情似的。”但微短剧没有，既不知道它是谁，也不知道它从哪来，更不知道它未来想干吗。或许此刻留给创作者思考的是，未来，这些短剧和用户的“交情”是什么？它能在这个时代留下什么？

随着小程序剧大火，制作方从一开始的供应商角色逐渐转变为项目股东，收益模式也从单纯的承制费变为分成。但是，大多小程序平台后台数据并不透明，“剧目播出的具体数据，营收数目，投流成本几乎都由小程序平台说了算，承制方很难判定分成收入的合理性”。

业内人士把当下的小程序短剧比作一个金融产品，就像大家在炒股票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所有人都在说短剧出海是一片“蓝海”，市场火热，但目前来讲，只能说出海是从从业者规避风险尝试的一条新出路，但真正试水的人并不多。

这位业内人士表示，短剧繁荣的市场就像制作方跟小程序平台共同演的一场“戏”，“小程序平台需要繁荣的市场状况融资，我们作为制作方，需要小程序平台提供的播出数据去找投资方，从资方拿了钱以后，我们再为平台生产内容，让市场呈现一个极其繁荣的景象。”形成闭环，“平台赚了，我们赚了，投资人亏了，股民就各看命运了。”

“这是游戏的隐藏规则，从进入短剧市场的那一天开始，我们自己公司就绝不拿一分钱去做投流。”他告诉记者，“市场交易会落幕”。

周逸回想起网络电影和部分网文的发展路径，市场野蛮生长的時候，质量良莠不齐，也面临过如今小程序短剧同样的困境，“一些短期的投机者迅速搞一笔财富神话，他们走了以后，留下一个荒无人烟的赛道”。

充满信心的短剧从业者会觉得会落幕，在他们看来未来短剧势必会走向更加精品化的路线，属于短剧行业的规范操作也迟早会建立起来。

“会精品化，然后就死掉。”李韵铭做网络电影出身，如今短剧的发展路径让他仿佛看到了过去的网大，“都这么赶着拍，压着成本，赚得多”。后来，网络大电影的制作越来越精良，他们拍的最后一部网大投入了1000万，上线后拿了平台网大榜单的第一名，大家一致看好，但是在3年过去了，片子马上就要下架了，才赚回来800万元，“亏到没有钱做下一部”，李韵铭意识到，想要做精品，成本投入永无止境，但观众对某一品类的付费能力是有限的。

前不久，香港导演王晶“下场”拍小程序短剧，专业的影视制作公司“挤入”这个赛道。

“他们不是‘人局者’，他们该是‘破局者’。”李韵铭说。

2023年，短剧出海势头猛，一些出海剧把拍摄地定在了横店，成本能压缩至1/5。

导演曾在开机前一晚失眠了——这部短剧的拍摄现场，只有她能说几个简单的英文词组和演员沟通，其余的场记、摄像包括执行导演等工作人员无法用英文和演员交流。

制片人安慰她：“现场还有一位英语老师帮你翻译。”之所以是英语老师，是因为请专业的翻译“按小时收费，太贵了”。

虽然在拍英文剧，但工作人员拿到的剧本都是中文的，演员拿到的剧本是“中英双语”的，“英文的部分直接用翻译软件翻译”，其中有显而易见的语法错误。

所以在现场，演员根据剧本的大致意思自己“二创”台词，流利通顺是曾心的要求，她说“最多的两句话是：‘you are great(你很棒)’和‘come on(加油)’”。

曾心开始难以习惯这种工作模式，后来逐渐说服自己，“没关系，还可以后期配音”。

“我们在拍的是‘一部’虐恋’剧，实在难以解释剧情逻辑的时候，导演只是告诉演员‘you are sad(你很悲伤)’，然后让化妆师将眼药水滴在演员的眼睛里假装是眼泪。”

在从业者看来，“霸总出海”可能并不是一条“好走”的路。

李韵铭提到自己的处女作有“强制爱”的情节，“当时我们的剧在外网网站的评分达到了9.5，结果那一集播出后，直接掉到了8.3，还有一篇长稿在探讨剧情问题”。

有从业者认为，部分小程序剧中“游走法律边缘”的“强制爱”情节可能并不符合海外的文化环境和审美需求。如果短剧要出海，似乎仍要考量如何为海外市场量身定制符合他们文化底色的内容。

流行的风在横店刮过一阵又一阵，几经辉煌，几经衰落，有人赚得盆满钵满，离开横店，有人赔了钱，闻见风口的的气味，去而又返。

“收工！”导演的语调尽量上扬，场工们把手微微举过头顶，又迅速地垂下——“oh!”似是欢呼，声音里却藏着长舒了一口气。演员们囫圇地脱下戏服，套上过膝羽绒服，拎起自备的折椅，头也不回地冲向片场对面的电动车——休息，要抓紧时间。

6个小时之后，这群人将再见面。

横店的农民就生活在这座竖屏剧拍摄片场的对面，他们拉着地里的青菜，有人抬起头来，告诉记者：“拍戏的都是些外地人，我们本地人，不全职干这个，不稳定。”

(张扬、林花子、李建、曾心、葛敬为化名)